

《随感》

周六的早晨还在床上伸懒腰的我，由于一声叮咚拿起了手机，微信中老妈来了，就一句话“丁石孫今天去世了。”……

丁先生走了，老爸的朋友圈里又少了一位。

回顾以往，老爸和丁先生有不少相像之处，同为江浙人，来北京（那时候叫北平）前，都在上海混过“世界”（注：没有加入过杜月笙的青帮！）这个“世界”指的是学校。丁先生在上海大同大学做过学生，老爷子在大同大学附中读过书，同一座楼，但不是同一个时间，那还是抗战时期的上海。后来我老爸不愿在日占区生活，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从杭州顺着富春江去了国统区，当时浙江，江西，安徽这一片都是国民党三战区的辖地。而丁先生在大同大学由于参加“无政府主义”社团被学校开除了，要是参加的是青帮，估计也就不会开除了，所以说参加社团和大学填报志愿的重要性横竖是有一拼的

1948年，丁先生和老爸都以转学生的身份考入了清华，那时候对转学生的要求是比在校生要高，试想一下，你来都来晚了，如果不比已经在门里的人高的话，学校要你干嘛？！学校是一个学校，年级是一个年级，但不是一个系，丁先生进的是数学系，老爸进的是土木工程系，老爸第一次进宿舍时撞见了一个电机系的湘籍朱姓童鞋，对对对，就是那个后来当过共和国总理的那位。丁先生进宿舍遇见谁了，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不会是遇见鬼了吧。在清华期间，老爸虽然常去数学系旁听，但听的多是低一级的课，所以那时候和老爸相熟的数学系同学多是比丁先生低一级的，而当时的老爸对丁先生的了解多来自墙上张贴的丁先生竞选学生会主席的海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丁先生和我爸一起都来到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系是一个系，但专业不一样，丁先生是助教，老爸当时还在跟着周培源先生读研究生，这之后燕园风雨几十年，其中丁先生被开除出党，老爸留党察看（后来都平反了）……感觉老爸这进步总比丁先生差一点儿，你看啊，人家都开除两回了，您这才整个“察看”

82~84年，国家组织如丁先生，老爸这个年龄的中国科技界的骨干力量出国考察，看看我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到底有多大。那时候，我的关注度都在足球

身上。根本没留神我老爸什么时候哧溜一下就没了……这期间，我家搬新房从蔚秀园来到了中关村，都是系里的叔叔们帮的忙，我的同窗好友大彦还帮我蹬了一车三轮的车！（大彦，欠你一顿饭，几十年了，兄弟我没忘啊），后来据老爸说，在 Boston 的时候，和丁叔叔做过 roommate 还是怎么着，反正老爸负责采买洗，丁先生负责做饭，我爸这人吃过的东西真不少，可始终不会做饭，他的唯一烹饪就是煮面条，年少的时候不学艺呀，验证了那句话，“少壮不努力 老大吃面条”，大概年轻的时候，光顾在未名湖边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遛狗来着了（这场景是我同学的妈妈告诉我的），不过听了半天，好像除了炸鸡腿，也没听到丁先生还有什么其他的拿手菜，当然这就足矣了，不是有那么一个说法，在林子里，遇到狗熊，不用跑的多快，只要比你同伴快就够了。

84 年回国，丁先生被任命为北大校长，那期间晚上来过我家一趟，那时候出国人员不是都有什么大件指标嘛，这归国人员之间经常互相交换调剂，好像我爸的一个音响指标，我家不要，就转让给丁先生了，记得我都钻被窝，我爸领着丁先生来我房间，生生把我盯了两天的放在柜子上的音响抱走了，只留下我在黑夜中独自啜泣

丁先生当了校长后，还是在中关村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中间有一次听我妈说有北大学生到校长家门口“示威游行”，要求特质朴，就是“我们要吃鱼”！不禁让人感叹，“那时候的人那时候的 dang 啊” 我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皮，否则的话，我会过去说，童鞋们，你们上错大学了，follow your heart，其实你们的志愿应该是山东海鲜（洋）学院。

最后用麦克阿瑟那句我个人以为比他本人有名的多的金句“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来表达我对丁先生和老爸这辈人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的贡献的赞美，其实他们的贡献远远不止是在单纯的科技上，如果我们的体制能捋的更顺一些的话，相信他们的贡献会更大。

安息(RIP), 丁先生

陈岩

*陈岩系陈耀松之子